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王　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三十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六 黄虞三代

蒼頡

蒼頡藏書臺有碑文二十八字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

命皇辟迭王 任昉述異記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

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

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金石略

蒼頡陽虛山丹甲青文石刻上天垂命皇辟迭王

河圖玉板云蒼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文杙二十八

字景刻于陽虛之石室李斯止識八字曰上天垂命

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

按為帝南巡作一句為音去聲言奉黃帝命而代

之南巡也升庵外集

周初有於蒼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通識十二字而不傳妄也故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句乃冠譓所篆黒帝安和國主禁文也全上

堯碑舜碣

崆峒山有堯碑舜碣皆籀文伏滔述帝功德銘曰堯碑舜碣歷古不昧釋適之金壺記

石虹山堯碑

石虹山堯碑在餘干縣凡三十八字 楊慎法帖神品目

神禹岣嶁山碑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韓退之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

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
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
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註曰岣嶁者衡山南嶽
别峰之名盛弘之荆州記曰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
登而祭之因夢玄衣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
期南嶽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韓昌黎集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
章自為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温亦云嘗

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蓋

亦得於傳聞也朱子韓文考異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鐵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

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

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

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
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
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
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
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
傳在衡山雲密峰昔有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朱張三公求一見而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竒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丹鉛總錄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隷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荆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跡已

久不當參以蜉蝣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修所謂龍畫傍分螺書匾刻不啻倍屣嶧山瑯琊也留此以冠諸刻弇州山人稿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岳雲密峰楊用修得之張命憲云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游南岳脫其文刻于岳麓書

院用修又刻于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于棲霞山天開巖予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政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修謂昌黎夢得晦翁南軒諸人皆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辭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修金石古文并楊時喬皆注隷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修二刻

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漂鳳泊雖經摩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岳石上蹟耳石墨

鐫華

吳越春秋云禹按黄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廵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之記今岣嶁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國朝嘉靖初有人掘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

修沈鎰各有釋文湛原明有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即此碑也談薈

神禹碑在湖廣衡州府北岣嶁峰又云在衡山縣雲密峰科斗文唐韓愈詩已謂事嚴跡祕鬼莫窺宋蜀士因樵夫引見搨得七十二字皆不可曉尋失所在今摹本存古今書刻

衡山禹碑爲螺匾篆法盖神禹變伏羲龍畫而爲螺形也明辯類函

李豫亨曰予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跡尚多皆漫滅不知刻自何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勒字後之漫滅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庵諸公譯文大都依約其字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鑿龍門疏砥柱皆無刻而獨刻之岳麓何哉

瑯琊代醉編

禹碑文曰承帝曰嗟云云凡七十七字此豈唐虞語

耶其文與唐小説無異因載于後唐大歴中有人獨至鳳凰臺見一男子與一婦相和而歌聲徹雲際歌罷其人廹視乃二獸一類豬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黄色其人驚走遇行者語其故共往寂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竹策幾毁文不可辨惟首隷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濯平獲誦於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其視禹碑何異觀此則益知其贋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以傳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偽金石文字記

盧山上霄峰大禹刻石紀功碑

盧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嘆斯嶽遠遂記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瓌

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採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歳月已久莫能辨之也水經注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摹得百餘字字竒古不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撵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石室極深險有摹者得百餘字僅鴻荒漾予乃撵六字可識在江西南康府西北廬山紫霄峰古今書刻

大禹巉刻字

大禹巉在湖廣黄州金簡峰東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乃處衡山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故其間有石高數丈而中斷之聽石下有水聲號斷石源崖上有刻字云玉砂之水如乳甘香人得一啜比久天長名山記

禹篆

夏禹書十二字見法帖未詳出處金石略

水經注云會稽覆釜山亦有禹書任昉述異記曰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以紙摹之形類禹刻丹鉛總錄

巫山峰頂古篆

巫山峰頂古篆邑人向萬言云尚存法帖神品目

崐崘室題字

題崐崘室字方一丈其體四角垂芒雲脚書秦用刻符書有雲脚體帝王聖記七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竒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摹此字而趙州守将武臣也遽命

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聞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集古錄

右吉日癸巳字世傳周穆王書按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此字筆畫反類小篆又穆天子傳史記諸書皆不載以此疑其非是姑錄之以待識者金石錄

穆王登贊皇山以望臨城置壇此山謂之壇山圖經云吉日癸巳誌其日也皇祐五年武臣李忠祐為守命工鑿取其字以别石加灰補之俾方正上題書曰

癸巳之記龕龍之州廨復齋碑錄

唐以前皆無所傳聞而世定以為穆王書自宋景文祁發之且以穆天子傳為證耳然字畫奇古信非秦漢以後遺迹余始至汝南同年生林處為河北提舉學事亟往求之處見寄纔兩月以書報曰此字近詔取藏禁中不可復得矣此書初在贊皇山中後武人為守鑿山取之好事者常為歎惜今乃因得輦置嚴近則前日未為不幸然余求之稍緩幾遂失之故今

尤為可珍也葉石林跋

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説為信因錄之以廣異聞施宿跋

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齊侯鎛鐘諸款識合字形多類石鼓明識巳信石鼓為周人書不當于此而疑之宋濂潛溪集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狀地荒且僻歷數千年鮮有

知其奇古而往寓目者雨激風射日銷月鑠幾何其
不遂湮没廣平宋公皇祐四年秋九月自亳社之鎮
鎮陽趙其屬郡也公過趙日嘗訪此字於士大夫閒
爾後郡守王君使縣人尋訪得之巖石之上令劉莊
者因督工鑿取輦置歸我時人始驚觀者日至噫此
刻埋没人不知識因宋公一言今遂出幽晦取愛重
於石雖不能言其亦可謂得所遭矣中祐昔聞其妙
近幸權守於此而覩其真且懼經歷久遠一旦圮剝

或墜於地失前妙絶之迹廼俾闢石糊灰括以堅木鑱䃺事右壁而陷置之覆蓋固護庶永存而無弛時五年孟夏廿一日權郡事李中祐記

右吉日癸巳四字相傳為周穆王書刻賛皇縣壇山石上晉衛夫人謂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蓋指此也歐陽公集古錄謂慶歴中宋尚書祁在鎮陽嘗摹此字而趙州守將命工鑿山龕其字州廨之壁間者嗟惜趙明誠金石錄謂穆王時所用皆古文科斗

書此字反類小篆而疑其非真予家舊藏此刻蓋宋
搨本有皇祐五年權郡事李中祐跋以其罕傳錄之
如右李跋謂皇祐四年宋公過趙尋訪得之縣令劉
莊督工鑿石輦置歸我則宋公之摹字在皇祐而不
在慶歷縣令鑿取以歸於州則龕置州廨者中祐而
鑿石非其人也我朝宋學士景濂嘗摹其字重刻浦
陽山房仍自為跋謂吉日字與周淮父卣伯碩父鼎
齊侯鎛鍾諸欵識合又謂字形多類石鼓明誠已信

石鼓為周人書不當於此而疑之予觀李跋既得其實惜歐陽公之未見而學士又攷據精當足以祛後人之惑又按宋吳興施宿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内府皆後人所當知者故併著之金薤琳琅

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卻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丹鉛總錄

吉日癸巳字在壇山宋宋祁尋而摩之縣令劉莊鑿

取歸州權郡事李中祐龕置廳事右壁而為之跋國朝景濂考據款識以為周穆王書無疑而宋人施宿乃謂州廨舊石以政和五年取入內府然則濂所見余所錄豈皆後人拓本耶濂曾摹刻浦陽山房仍自為跋余本有李跋無宋跋又非宋本不可曉石墨鐫華

三代刻自岣嶁紫霜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宋學士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乃于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岩邊也嘉靖甲

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留蒼潤軒逾旬敬題之以還

玄牘記

吉日癸巳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錄以為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賛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金石文字記

比干墓字

清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曁清水土地平衍

據臯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廵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水經注

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書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古勁其漢人書乎

石公弼跋

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塚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盛時人所書者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隸續）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

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漢隸字原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為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為古筆無疑秦觀以為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為贊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以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

固已為耕者所得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七修類藁

此書程邈李斯之所不為而曰孔子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其謬矣然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也石墨鐫華

延陵墓字

篆書凡十字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張從申

記以為孔子書碑以堙埋玄宗命殷仲容搨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於石集古錄目

自前世以來傳為孔子書故太白撰紫陽先生銘有延陵旣歿仲尼嗚呼之語字苑亦云李陽冰初師嶧山碑後見仲尼季札墓刻遂變化開闔若龍蛇蟠踞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比數此碑大歷十四年蕭定再刊本然必謂吾夫子書於何所據也集古後錄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又刻于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淮海集秦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墓側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氷書篆掩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

是陽氷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氷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廣川書跋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𤣥宗命殷仲容摸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蕭定又刋於石則轉相傳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踪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

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

博識君子 歐陽文忠集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

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困學紀聞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而季字作㓨予考篆文皆無之得曾南豐元

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

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季字

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令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三字内有有吴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之夫子蓋嘗為是書爾蘆浦筆記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又曰嗚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

以欺後人罪莫大於此又且因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郡守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説洪氏隸釋漢隸字原辨之甚明此不復具學古編

陶潛季札賛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季子有吳延陵君碑也此可證其為古無疑秦觀疑其出于唐人未考陶集乎升庵外集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賛云夫子戾止爰詔

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氷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説則真仲尼書也歐陽公疑孔子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即黄長睿董廣川皆以為疑卒未有敢定其真偽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鎮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石墨鐫華

吳季子碑或曰孔子未嘗至吳或曰吳人言子游從

孔子孔子慕札髙風寄題之今觀吴子二字類小篆
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或云開元殷仲容模搨大歷
中蕭定又刻于石楊升菴曰大小篆三代以前通行
非始于秦也書畫史

老子篆書道德經
周瀬鄉石室中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漢蔡邕以隷
字證之釋適之金壺記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葢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為據史記年自黄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為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

此銘字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銅棺前

隷外隱起為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

餘同漢隷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即改自

然相合盖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

海藏傳經千佛同説則知此矣廣川書跋

楊升菴禹碑歌卷

禹碑歌

序曰慎少好古文篆籕求遺刻逸跡罔不徧嘗讀劉

禹錫寄呂衡州化光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以為碑刻莫古於此然劉實未之目見蓋意之耳又讀韓退之峋嶁山詩云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事嚴跡閟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據其詩語雖至其地亦未獲一見也宋朱晦翁與南軒二公遊南岳搜奇訪異形於詩文未有一言

及于禹刻者使其見之豈應遺之其後朱子注韓文
遂謂衡山實無此碑予以茲益以為剥泐無跡徒致
畫餅之惋耳吾友碧泉張子自楚憲拜表過家相晤
執手謂予曰吾新得神禹碑刻子豈願見之乎出墨
本巨軸則鳌然無刓起而展之笑與抃會其字方廣
幾八寸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
營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鬱塞昏徙南

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彝永奔字畫既奇文
辭又古然好古如韓劉兩公不獲一見而歐陽永叔
作集古錄趙明誠著金石錄鄭漁仲編金石考夏英
公稡古篆韻未得收錄以篆學專門如楊桓張有周
伯温趙古則并其名未之省識予也生三千餘年之
後得見諸公所未見以灝耳琨目亦厚幸矣哉乃知
古人竒書石刻咸以為亡者未必亡而好古之士不
必以晚生於世為恨也已往年在京得石鼓文完本

今又得茲碑斯文在天地間真有神鬼靈怪呵護保
持之而顯晦亦自有其時非人力歟賞歎之餘作禹
碑歌一首雖不腆之詞不敢望韓蘇二公之石鼓歌
萬一然極是刻之仰止盡此碑之顯晦非予其誰宜
為者且禹功倍蓰乎宣王而禹篆又超絶乎史籀附
驥假龍於千古騰價爭光於二公實倩茲乎
神禹碑在岣嶁尖祝融之峰凌朱炎龍畫旁分結構
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

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雲堂朝見陽煇遲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蝌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纎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磨蟻捐烏蟾又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彯裾襜搜靈索祕跡欲徧春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如有覩一字不道那容謙非關屐齒阻險絶定是藤葛迷窺覘好古予生

恨太晚拜嘉君眖情深恢老眼增明若發覆尺喙禁

齗如交箝華岳泰衡僅剖析鬱塞昏徙尤森嚴七十

七字拏螭虎三千餘歲蕽蛇蚺文章顯晦由真宰風

雷呵護從黔羸原蹟羸黔二字乙轉君不見周王石鼓半已泐

秦家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衹恐羽化難留

淹欲摹拓本鐫巖壁窾號小岣分别瀟著書重訂金

石考裝帖新耀瓊英韱煙華輕翰蟬掀搨煩君再寄

西飛鵲

跋禹碑

晉志云禹受綠字墨藪云禹作鐘鼎書尚書緯云元龜負文列於背神禹第之成九類任昉述異記云崆峒山有禹碣今淳化閣卷首有禹書十二字嗚呼禹功非惟萬世賴其制作亦文字之祖乎

再跋禹碑

劉禹錫韓退之髓狀禹篆之形曰琅玕龍虎曰拳科倒薤曰鸞漂鳳泊皆未經目而徒想像之辭如唐人

評右軍字獨鶴游天羣龍戲海之語泛而不切誇而無實予獨愛唐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非親見此碑深曉篆窟不能為此言所謂匾刻尤得其神南唐徐楚金謂篆書以螺匾為難即螺書之遺法也非久於墨池筆塚間者亦不能賞予此鑒耳

三跋禹碑

禹碑釋文第十六句舊讀作南暴昌言予疑文義不

貫字形亦不類思之不得是夕夢見魚首黄衣人指謂予曰此南瀆衍亨四字也寤而觀之形義兩協其所謂思之不通鬼神通之耶博南山人楊慎

庚子銷夏記

夏禹衡岳碑

岣嶁碑余所藏有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政遊南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後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

所得古篆七十餘乃取隨行市歷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彦約刻之岳麓書院者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禹錫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録趙氏金石録鄭漁仲金石略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自可寶也

釋文有三家從楊慎其沈鎰楊廷相則恭註其下

承帝曰咨沈云嗟翼輔佐楊云碩卿洲渚沈云水處

與登鳥獸楊云萬有之門叅身洪流楊云一魚一池

而明發爾興久旅沈云以此忘家宿嶽麓庭智營神

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衮衡宗疏事裒勞餘楊

云砥伸禋欝沈云羸塞昏徙南瀆衍亨沈云恭馬言

衣制食備萬國其寧楊云字莫竄楊云鼠舞永沈云

蒸奔

周穆王壇山刻石

賛皇壇山吉日癸巳四字竒古之甚宋皇祐中宋郊

尋而摹之縣令劉莊鑿取輦歸州治權郡事李中祐
龕置廳壁政和五年道君取入內府靖康之變遂不
可問余從博古堂得一紙乃政和以前搨本後又得
三紙一為贊皇翻刻本一為中書謝從寧刻本一為
吳恭順惟英刻本聞宋景濂曾刻於浦陽書院未見
其本古刻瘦勁而有天然之致非後人所能摹也

孔子季札墓題字

季札墓題字曰嗚呼有吳君子延陵之墓世傳為夫

子書一見于淳化帖一見于鎮江石刻即未敢定為夫子手書亦夫子原有此書而後人摹刻之如有若之似夫子余敬玩再四覺穆然有道之象非如武王之銅盤銘及夫子殷比干墓四字竟屬後人偽作比也昔李陽氷學篆初摹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satisfies知大聖人遺跡非尋常之書所能及也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一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七

秦詛楚文

又有秦嗣王𢿌敢用吉玉𡨦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忠告于不顯大沈久故湫巫咸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吕以底底楚王熊相之多辠笴我先君𦥡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繆戮力同心兩邦𡾊若壹壹絆吕𢿌婚𣪘姻袗吕齊

盟曰枼（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敍（古文親字）卬（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道（道）淫失（佚）甚耽（耽）亂宣夸（古侈字）竞從（縱）變（變）輸（渝）盟剌內之則（則）虣虐不姑（辜）刑戮孕敀（婦）幽剌敍戚（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倍（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諸）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烕我百姓（姓）求蔑灋（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牲逑（逑）取吾（我）邉

城新鄓及𨛬長敕俉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恣音府巫咸本作意籀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偪俉邊竟境將欲復其䀢眖蹟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鞹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自救也巫咸本作殹古也字亦應㝷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亨克劑巫咸本作秎古制字楚師且復畧我邊城敢數楚王之倍盟犯詛箸著者諸石章呂盟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女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五壁褚山少牢嬰毛一壁騩山太牢具巫祝舞嬰毛一壁今用吉玉宣壁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禮已畢當秦漢閒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興雲仁壽中宜居湫水移於始平故輿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

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廣川書䟦

亞駝

王存乂以亞為烏今考鐘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沍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為沍以駝為沱此宜讀惡池為亞沱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為滹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

泥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泰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黄伯思學士以烏馳為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覩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為是同上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咸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像右手摻青蛇左手摻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

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䇓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也同上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

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懐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懐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

傳寫為橫也集古錄

蘇東坡詛楚文詩　峥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搆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許何曾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後發我一笑粲公自註云碑獲於開元寺土下

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槖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王注云問詛楚文於學古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唯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於巫咸神者是數本中唯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於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施註蘇詩

右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

翔府廨令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絶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宛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黄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今盡錄二家所釋于左方俾覽者詳焉金石錄

秦詛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

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王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横爭霸此詛正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兊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為從長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城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

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或以為熊商時商與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為頃襄時頃襄王横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芈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為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作槐當時脱誤遂不可攷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

鏊布慼告于不丕讀作顯大沈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駝即滹沱河也在并州亞成在鮮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呂底楚王熊相之多皐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望讀作寔繆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呂婚姻袗音之忍反呂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卬仰大沉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道淫失佚甚音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剌內之鼎古則字下同虣音薄報反虐不姑亞咸亞駝並作章字刑戮孕㪅婦幽剌敘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

諸下同寘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

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

率諸侯之兵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反我

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

犧牲逑取吾古我字邊城新郢音皇縣名及鄗長敘吾不敢

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音於力反滿也籀文億字怒飾甲底

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境將欲復其貺述唯是秦

邦之贏衆敝賦鞈讀作䩬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

自救也（亞咸亞駝作殹古也字）亦應受（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音遵為反爾雅云剪齊也亞咸作劑字古制字）（亞駝作劑字亞咸作克劑楚楚日復略我邊城無師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著）者石章呂盟大神之威神（西溪叢語）

書詛楚文後云秦誓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亞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

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晋為漚夷其傳自周秦為著祀則底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

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丘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搆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為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閒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為芈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

曰嗣王則楚以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閒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湫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湫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

自成王十八世為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强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郲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

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鄘可得而復山東河内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然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武關之詐則没而不書及䢵長斂猶謂楚人倍犯盟詛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瑯琊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廣川書䟦

秦祀巫咸文俗謂之詛楚文揔二百六十二字滅及

漫不可辨者三十四字以大沈久湫文相參其滅字適相補而以古文攷之可盡讀云石林題跋

治平中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傍熈寧初蔡挺子正為渭帥乃徙置郡廨其辭正與巫咸文同而字體亦相類惟大沈久湫神名與後稱克劑楚師巫咸文云克翦楚師不同者二字盖亦當時同刻之文也同上

有巫咸大沈久音故湫亞音夸駞三種辭則一廼後人偽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相類其偽

明矣篆文皇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辠臬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為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泰權毆字作也蓋知見秦嶧山秦權而後創造者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 學古編

右秦詛楚文凡三曰久湫曰巫咸曰亞駞其石皆出宋世說者謂初得巫咸文於鳳翔次得久湫文於渭又次得亞駞文於洛其詞則一惟告於神者隨號而

畀自石文之出黄魯直張芸叟皆有訓釋歐陽公董彦遠王順伯皆有論辯歐陽公謂以史記世家攷之自楚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而疑傳寫之誤董氏謂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其見亦同順伯云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從横爭伯此詛為懷王也或以楚自成王十八世至頃襄王秦人之文不應數楚之世況頃襄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詛葉少藴生先順伯亦云熊相

疑即懐王二說似為有見董氏又云其詞若出一時不知一日會盟安得親質三所宋章樵云盟石告神當於其地巫咸在鮮州鹽池告文不應遠在古雍董氏疑其宗祝分致以告神順伯謂當時告神想不止是見於世者惟此而已此或得之予特疑其自秦至宋千有餘年嘗沈之於水瘞之於地其字畫纖細理難完好唐人編古文苑雖嘗載其辭而自宋以前薦紳君子曾無一言及之董氏謂歲久石漸刓闕因摹

舊本得其完書不知所謂舊本果出何時元吾子行博古士也以先秦古器比較此篆絕不相類以為後人偽作但宋世諸公受其筆跡無有異論予固不得而定之也金薤琳琅

秦泰山刻石

皇帝臨立作制明闕廿闕六闕幷闕

不闕巡遠黎登茲闕山闕從臣思迹本原

闕德闕道闕行諸產得宜

右文五行行十二字存者三十字闕三十字在石

之西面

大義著明陲于後嗣 闕 皇帝躬聽既平下 闕

興夜寐建設長 闕

右文三行行十二字存者二十一字闕十四字在

石之北面

闕 經宣達遠近畢理 闕 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

闕 昭隔內外靡不清 闕 化 闕 無窮 闕 奉

遺詔闕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闕

金石

右文六行行十二字存者四十一字闕二十六字

在石之東面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闕如闕　爲之者不稱成

功闕　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闕昧死言臣請

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

右文七行行十二字存者五十一字闕六字在石

之南面以上金
薤琳瑯

泰泰山刻石右泰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詔僅

在所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余友江鄰幾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泰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本鄰幾遺余

也比今所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集古錄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
世傳泰山篆字可讀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
辭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
倚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别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
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
奉符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
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

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視之隱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盖四面周圍皆有刻字揔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

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義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説無缺惟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屢報乃為此譜

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識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註其下譜成猶壁間久幽沉晦之跡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河間劉斯立泰山秦篆譜後序

右秦泰山刻石大中祥符歲真宗皇帝東封兖州太守模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其後宋莒公摹刻於石歐陽公載於集古錄者皆同盖碑石爲四面其三面稍

磨滅故不傳世所見者特二世詔書數十字而已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絶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闕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廵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軵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而碑作陲於後嗣史云皇帝躬聖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

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正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碑既出斯立模其文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云金石錄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歷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剝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秦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刻所立石詔書其敘廵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

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跂嘗披抉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

纔八九尺方面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盖鑿石為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竊音䅯鄰音遠黎史作遠方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而史作垂于後嗣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為融古字相借不然則格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為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𠂹說文甚辨慎

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愼書雜以古字論撿
押也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益爲昆字昔衛宏嘗謂
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
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仒考禮記檀弓曰夫
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李斯所得据也大人貫簪爲
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
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王命書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
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

則猶以是為据盖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為工然况之三代此其為興政殊俗之法以亂同文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辭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為愚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盖自愚而不知也

廣川書跋

咸陽志曰泰山碑秦相李斯書跡妙時古為世所重鄭文寶摸刋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皆剥落唯二世詔一面稍見學古篇

右秦二世東行詔書李斯篆其篆甚佳余在兩京廿餘年求之不能得比連得於洪導道而楮墨亦佳京師四方之所趨也而好古博雅之士皆在其所收蓄周秦以來金石刻甚富然余獨見鄒仲熙髙庭禮陳思孝有斯刻固其難得如此也東里續集

余既得泰山秦篆又求得劉跂此譜遂附於後以見秦刻在泰山者其末磨滅蓋不止於今之所傳墨本也應天府學有此譜石刻余得之張士謙云同上

右秦泰山刻石歐陽公謂其友江鄰幾嘗至泰山視秦刻石所存僅數十字而其本乃鄰幾所遺趙明誠謂宋真宗東封兖州守摹本以獻凡四十餘字後宋莒公刻之於石其說與歐陽公合明誠復謂大觀間汶陽劉跂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其文

刻石自為後序謂之泰山秦篆譜明誠復以史記與譜較之不同者凡十數字謂足以正史氏之失予家舊藏此刻僅五十一字乃二世詔即歐陽公所謂江鄰幾本趙氏所謂兗州及宋莒公摹本是也近得劉譜視前加九十三字後序謂篆石埋植土中崇四五尺五十一字在南面稍平故嘗為人摹搨其三面皆殘缺蔽闇跂刮摩垢蝕而字始出盖刻文起西面而北而東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曰制曰可三字復轉

刻西南稜上由是篆文首尾幾於復完而俾之傳世此則跋之功也董氏書跋謂二世詔書宜在石隂而今在其南始皇之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葢碑石嘗仆後之人以一面稍完故樹之南向董又謂石崇九尺面方二尺餘而跋云石之崇五尺更俟登山訪之金薤

琳瑯

歐陽文忠宋莒公皆不知嶧山碑四面有字葢在劉譜未出之前元吾衍子行號稱博洽其學古編云石

皆剥落惟二世詔一面稍見豈亦未嘗見劉譜耶同上

金石錄言劉跂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眛死言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眛死請等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宫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内東嶽廟中别刻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金石文字記

泰山刻石并二世詔李斯篆在奉符縣泰山頂上訪碑

錄

刻二世詔文李斯篆在密州金石略

封泰山刻李斯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總二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名山記

泰山碑秦李斯篆始皇封禪泰山碑石在山東濟南府考槃餘事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　卷三十二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宮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三

錢唐倪濤撰

石刻文字八

秦嶧山刻石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軔遠方登于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以樂石以著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金薤琳琅

秦相李斯書嶧山碑跡妙時古殊為世重故散騎常

侍徐公鉉酷躭玉箸垂五十年時無其比晩獲嶧山碑摸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因是廣求已之舊跡焚擲略盡文寶受學徐門粗堅企及之志太平興國五年春再舉進士不中東適齊魯客鄒邑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逮於旬浹怡悵于榛蕪之下惜其神蹤將墜於世今以徐所授摸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庶博雅君子見先儒之指歸淳化四年八月十五日承奉郎守太常博士陜府西諸州

水陸計度轉運副使賜緋魚袋鄭文寶記

此碑自皇帝曰以下乃二世詔文在始皇刻石之旁予見泰山碑如此鄭文寶不見泰刻其所刻乃徐氏摹本故牽聯誤書然此碑非文寶之傳則後世不復再見文寶可謂有功於字學者而宋史列傳不言其能書殆以政事而掩之耳金薤琳琅

秦嶧山碑在鄒嶧山南二十里亦名鄒山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李斯篆書寰宇記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廵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云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無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摹本則見真偽之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六一題跋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秦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錄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此於青州而附之熈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

録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歴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閒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封演聞見記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置

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模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

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

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

者少此雖傳模之餘然亦自可貴云金石錄

陳伯修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僅僅耳視

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

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

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

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

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即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晝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耶魏武帝使人排倒猶有求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取之不窮其後邑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絶故是好奇者

猶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廣川書跋

李斯嶧山碑鄭氏曰此頌德碑也斯字通古上蔡人秦丞相直長者為真本横刋者皆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真本長刋者法度全備可近於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股近李處巽於建康府新刻甚謬學古編

金華王魯齋跋東邨嶧山碑云東邨趙公出示嶧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

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嶧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摸唐刻于石今不可見矣鄭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得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槪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邨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

不誣云格古要論

金華黃晉卿跋嶧山碑云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覌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同上

府城西北隅有摹嶧山秦碑極精緻旁刻云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賛皇李建中傳寫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

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

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石

雖豐校鄒嶧摹本有間矣 于欽齋集

右嶧山碑青社本斷裂多矣余得之習禮檢討嘗見

陳思孝論嶧山翻本次第云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

江鄭氏第三應天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

縣第七然余于蜀中本未之見也 東里續集

右秦嶧山刻石宋淳化中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

摹本刻之長安者唐封演謂此碑歷代模榻邑人疲
於供命聚薪焚之邑令取舊文刻置縣廨則嶧山前
此嘗有是刻蓋至唐而始焚歐陽公以嶧山無此而
疑其非真非也宋董彥遠書跋謂其文考於史記多
不合而疑傳者之誤今史記實無此文則傳者未必
誤特董氏之自誤耳自文寶刻徐氏本其後翻本頗
多世之評者謂長安第一紹興第二浦江第三應天
府學第四青社第五蜀中第六鄒縣第七又予聞之

先師李文正公言甞見秘閣舊本才二十五字今所傳徐本乃其全文而字復加大何哉金薤琳瑯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羣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弇州山人稿

唐封演謂魏太武登山排倒此碑然猶摸拓者多邑人疲于奔命聚薪焚之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其后徐鉉得模本鄭文寳刻于長安自此刻者甚衆評者

謂長安第一鄠縣最下而杜甫詩又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據此數説則嶧山舊石亡在開元之前其翻本或以石或以木矣則未知鉉所錄者縣令所刻石耶抑即肥失真之本耶而鉉自謂得思於天人之際何也余所收二本一爲鄭文寶本正臨自鉉者僅存形似無復神情其一本則至元間翻刻據跋元祐中縣令張文仲又刻之矣此又當居文寶本之下原文二段後段乃二世詔文都玄敬謂宜在

石之傍文寶誤録為一而至元刻跋以為皆二世頌始皇語尤為可笑石墨鐫華

余藏嶧山銘二種一為宋淳化中鄭文寶刻之長安者一為元人摹宋張文仲本刻之鄒縣者元刻不足言文寶刻者猶少存玉箸遺意斯篆不絶如綫此尚可意會知非李陽氷輩所能髣髴也唐封演謂其石曹操排倒嗟乎秦雖暴銘詞尚朴古近情真實無飾有合聖人之威非如賊瞞荼戮忠良如鬼如蜮受禪

勸進矯詐罔誣弋取漢鼎嘔穢千古而又何以踣其碑也又索虜拓䟦燾登嶧山見其石亦使排倒何其一石而兩遭其踣豈踣之後復竪之而又遇燾耶抑别爲一石耶始皇以力經營天下思欲威加萬世乃不一轉盼而爲人揶揄如此亦可鑒矣金石史

此元人又摹宋張文仲本重刻之嶧縣者不知張本何如元摹定非其舊元劉之美一記益潦倒極可笑銘後方爲二世詔槩謂頌始皇功德誤矣杜少陵云

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又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此刻轉瘦於關中鄭刻而失真益甚則書一瘦硬何渠便通神耶工部時已傳刻失真况宋元乎可為慨歎金石史

嶧山碑李斯篆皆玉筋燬于火宋鄭文寶翻刻石在陜西西安府學宋李西臺翻刻在應天府學山東鄒縣亦有翻本考槃餘事

嶧山石刻秦刻久亡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

以徐鉉摹本刻之於石在陜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二十九年重刻者在鄒縣治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為工鄭司農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金石文字記

嶧山刻字

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水經注

秦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宇内德惠攸長世有七年親剸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别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强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

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
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
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
無辠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
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
黔首脩絜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
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休銘金薤琳瑯
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常存山側孫暢之述征書

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水經注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有立石刻頌秦德越絶書云始皇以二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

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

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揷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西溪叢語

秦頌德碑丞相李斯小篆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德二世元年春行郡縣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

以彰先世成功盛德越絶云秦皇東遊至會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舍都亭取錢塘岑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三寸東面廣四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水經云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梁書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三句一韻多作二句讀之並不得韻又有字皆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會稽

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頊是小篆也姚令威叢語云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黄茅無樹木復自小逕别至一山俗名鵞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絶罕有至也紹興二十八年王詹事十朋為簽書判官莫舍人濟教授府學梁寺丞安世為會稽尉用令威所

記銳意搜抉三公各賦三十四韻以紀其事王公詩

叙云秦頌德碑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子

齊好奇嗜古搜訪甚力有言在何山者莫以語十朋

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疑其真秦望十朋語縣尉

梁次張勸其親往梁慨然而行命工登山梁得之碑

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詩具記始末因

次其韻且記吾三人好事之癖永以示後人莫公詩

叙云秦會稽石刻唐人如張守節司馬貞皆嘗援以

證史記紹興初舅氏姚令威刪定登山弔古見碑石猶存後二十餘年分教是邦以語簽判王龜齡勉邑尉梁君求之則石已鈌字不可見矣以詩記其事龜齡既賡以濟首發其端書以示濟按會稽秦頌德碑凡二百九十六字視秦世泰山之朵諸刻獨此碑字為最多唐李嗣真云斯小篆之精古今妙絶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千鈞强弩萬石洪鍾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遺寶周越法書苑獨載封禪碑數

十字而已至歐陽公趙德父集録天下金石遺文殆盡亦不復有秦望山碑姚令威紀鵞鼻山頂石屋所揷一碑令石屋故在碑蓋無有梁次張所摸片紙指為秦碑乃在何山其去鵞鼻尤為隔絶盡記本末以俟後之君子施宿會稽志

稽山頌德碑李斯篆疑在越州金石略

李斯書嶧山頌淳化閒守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所授本刻於長安國學泰山頌至元閒行臺侍御史

李處巽獲劉跋所摸本刋于建鄴郡庠由是其迹僅存而所傳浸廣予攷諸記載始皇及二世抵越取浙江夲石刻頌於山亦斯筆也磨滅久矣好古博雅者蓋願見而不可得予乃以家藏舊本模勒置于會稽黌舍庶與嶧泰等文並貽於後但史記攸長作修長世字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令則俱依石刻至正元年辛巳歲夏五月望日承德郎紹興路總管府推官東平申屠駉識

右秦會稽刻石按史記始皇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
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後其石人稱秦望山碑
山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宋書載竟陵王子良赴日
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刻人多不識
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
為上賓則晉宋以來石固無恙歐陽公趙明誠皆好
集古文不應此獨見遺鄭夾漈通志金石略雖嘗載
而云疑在越州亦無真見此皆予之所未曉者元至

正初東平申屠子迪為紹興路推官以家藏舊刻刻於路學即今之所傳是也然不知其先何從得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絶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金薤琳瑯

申屠氏跋謂石刻與史所載不同者數字今按史云有子不嫁石刻作而嫁史云殺之無罪石刻作無辜史云和安敦誠石刻作敦勉則又跋中之所未及漫識之上同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正義曰豭牡猪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旣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淫於他室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邵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傅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佚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佚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

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碑帖考

秦之罘山刻石

維二十九年旹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

闡并天下甾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史記本文

右之罘山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馬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真李斯

篆耳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集古錄

凡二十一字文與史記所載二世詔同而不完或傳其文刻于片木麻温故學士得之于登州海上疑後人所傳模也集古錄目

右秦之罘山刻石按史記始皇紀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歐陽公集古錄以為非真又云麻

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此論非是蓋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之罘在秦屬東萊今屬登州金石錄

李斯篆圖經云在牟平縣西北九十里之罘西頂上訪碑錄

之罘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在登州金石略

秦李斯玉筋篆今存二十一字在山東萊州府文登縣格古要論

之罘山刻石秦始皇刻字畫剝落在山東登州府福山縣東北古今書刻

右秦之罘山刻石所存僅二十字蓋二世詔也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而惟以泰山為真吾子行譔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錄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閒哉金薤琳琅

此刻汝州帖亦嘗載之然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蓋宋莒公賜書堂本也同上

秦琅琊臺刻石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

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
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
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其身未歿諸侯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史記

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一里孤立特顯出于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濵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

首二萬户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水經注

秦李斯篆書在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頌秦德臺基三層層高三丈在琅邪城南東十里上有始皇碑文字剥落寰宇記

右泰琅邪臺刻石在今密州其頌詩亡矣獨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尚存然亦殘缺熈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搨刻石即此碑也從臣姓名五大夫作夫夫泰山泰篆亦如之或以謂古大與夫同為一字恐不然余家所藏古器欵識有周大夫始鼎及泰權銘黙首大安皆用大字葢古人簡質凡字㸃畫相近及音同者多假借用之别無他義東漢時碑刻尚多如此

右秦琅邪臺刻石按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登琅邪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趙明誠謂其頌詩已亡所存惟從臣姓名及二世詔書然亦殘闕又謂熙寧中密州守嘗模搨刻之於石予家所藏乃宋莒公刻本僅十有七字皆頌詩中語與密本不同俟博識者辨之金薤琳琅

琅邪臺石刻李斯篆山東青州府諸城縣琅邪山古今書刻

秦碣石刻石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史記秦始皇紀

秦始皇秦望山碑

九州要記云始皇登秦望山以望海今始皇碑在嘉興縣王象之輿地碑目

李斯秦望山碑在會稽今無學古編

秦始皇朐山碑　殘碑二十字

李斯篆在登州州衙金石略

秦贛榆刻石

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水經注

於潛縣刋字

秦皇所刋於潛縣石杵山石杵十數字 廖瑜杭州府志碑碣目

雲麓漫抄

秦始皇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帝位之三年也東行上嶧山立石頌德自泰山至會稽凡六刻石史記皆載其詞惟不著嶧山刻觀其語皆相類三句一换韻二世立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石旁

著大臣從官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唐封演敘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摹為楷式邑人疲于供命聚新其下因火焚之由是殘缺上官求請人益勞甚有孫令取舊文勒于他石人間所傳皆新刻也其詞曰與前金薤琳瑯所載嶧山刻石文同茲不重錄廿如拾切令人作二十字讀非是樂石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石皆宋莒公所記而學易先生河間劉師立復著論世傳泰山篆可讀者惟有二世詔五十許字始皇刻辭皆

謂已亡宋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摹得別刻新石止有卌八字集古錄亦云江鄰幾纔得此數十字余以大觀二年登泰山宿絕頂訪秦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不等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其三面殘鈌人不措意余審觀之刮摩垢蝕漸若可辨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氊椎從事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面起以北東

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制曰可三字復在西南稜上十二行是始皇辭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具如親剸遠劾史作親廵遠方黎民金石刻史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皆史家誤北海王壽茂松刻于石宣政閒張澂侍郎知龔慶府奉詔書修東嶽廟碑嘗登山訪秦篆與此說同

庚子銷夏記

李斯泰山碑斷本

泰山碑世無石本余僅有二十九字按其文乃秦二世詔也剝落已甚但存郛廓耳此真秦石非宋慶歷中宋莒公及江鄰幾翻刻也金石略中載秦時石刻有十皆李斯一手書當日欲盡滅先王之跡而以已書行世奸惡甚矣董逌有言曰篆文於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戎翟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余謂其知言

徐鉉摹秦嶧山銘

嶧山銘杜少陵詩已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在唐時已不見石刻矣宋人董逌謂曾見殘缺本氣質渾重有三代遺象原石耶棗木傳刻耶余見徐常侍摹本其門人鄭文寳于淳化四年刻之長安精神奕奕常侍自謂得思于天人之際良非過也舊稱徐常侍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其妙如此惜不得見

其手跡耳

六藝之一錄卷三十二